



追爱必胜技

虽然这个女人无礼的行为令他愤怒，但她那清丽的面容和身上淡淡的馨香，却意外地让他一颗心刺刺麻麻的——

季荭





追爱必胜技

季 荭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锦绣园/珠雅等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5. 12

ISBN 7 - 204 - 08314 - 8

I. 锦... II. 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60835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锦绣园 (第四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314 - 8/I · 1745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
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读者邮购优惠方式(免付邮资)

汇款地址: 广州市石牌邮局 0785 信箱 负责人收 邮编: 510631
本系列丛书长期征稿, 同时拥有便捷邮购方法和网上购物流程,
详情请查阅网址 <http://www.inbook.net>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45 沉醉东风◎绿痕
(漱玉词阙一) | 167 狂野的诱惑◎米琪 |
| 146 纤云肆卷◎绿痕
(漱玉词阙二) | 168 情人泡泡糖◎夏瑄 |
| 147 藕花深处◎绿痕
(漱玉词阙三) | 169 王子的假面公主◎元湘
(童话王国系列之四) |
| 148 冷冬寒梅◎凌淑芬 | 170 王子的抢钱女巫◎元湘
(童话王国系列之五) |
| 149 秀逗大侠◎凌淑芬 | 171 冷酷太子◎米琪
(美女与野兽之二) |
| 150 别爱那么多◎凌淑芬 | 172 恶梦美女◎米琪
(美女与野兽之三) |
| 151 冥王选夫◎凌玉 | 173 野兽情人◎米琪
(美女与野兽之四) |
| 152 共婵娟◎焯梓
(金陵四妹最终回) | 174 横刀夺爱◎沈韦 |
| 153 无端嫁得金龟婿◎凌淑芬
(叶氏三妹系列) | 175 暖暖说爱你◎花漾 |
| 154 男佣正传◎凌淑芬
(叶氏三妹系列) | 176 爆料小甜甜◎夙云 |
| 155 偷心契约◎凌淑芬
(中东传奇系列) | 177 追爱必胜技◎季荭 |
| 156 失心奇劫◎凌淑芬
(中东传奇系列) | 178 蛮缠爱人◎小歌 |
| 157 天亮叫我◎湛清
(123 + 456 系列之一) | 179 诡男◎叶霓 |
| 158 被窝暖暖的◎湛清
(123 + 456 系列之二) | 180 无赖女◎铃兰 |
| 159 剑魂◎决明 | 181 现代童养媳◎夏娃 |
| 160 格子裙小姐◎蔡小雀 | 182 吻你, 不准◎怜怜 |
| 161 纯爱初体验◎季蔷 | 183 踹你, 不痛◎决明 |
| 162 晴天霹雳◎凡羽 | 184 爱恋伤痕◎慕蓉 |
| 163 煞到你◎莫颜 | 185 情钟◎默婵 |
| 164 传说是真的◎连清 | 186 千金贵娘子◎尹安芝 |
| 165 传说是假的◎连清 | 187 野豹扑上小医生◎决明 |
| 166 喂养玫瑰◎夏娃 | 188 神偷笨贼一线间◎连亚丽 |
| | 189 少给我装潇洒◎陶乐思 |
| | 190 少给我装无辜◎李璇 |
| | 191 少给我装害羞◎花琪 |
| | 192 少给我装迷糊◎慕容雪 |

1

汉堡。

德国第二大城，人文荟萃的国际港都。

身披驼色羊毛格子披肩，搭上浅灰色连身长裙的杜乐霏，一手拎着稍早前在广场前完成的画作，一手提着颜料，娇丽的脸蛋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，直顺及腰的长发在身后飞扬，她踩着时髦短靴快步地走在前往美术馆的路上。

今天是星期日，每个星期的这一天是她休假的日子，她可以脱离母亲，自由地在这个城市里呼吸、喘息，做她想做的事，过她想要的生活。

她要的生活很简单，她希望能像个平凡人一样，凭自己的双手努力工作，过着朴实而自由自在的日子。

“自由自在”对她而言一直都是种奢望，她很想摆脱母亲与继父的眼线，想摆脱在新娘学校的日子，想摆脱这身富家乖乖女的打扮……她很想，但是却一直摆脱不了。

摆脱不了的原因，源自于她的母亲。

她的母亲在父亲死后的第五年，又找到了一个归宿。她的继父是个德国富商，在汉堡市拥有一栋气派的企业大楼，在此地颇富名望。

母亲再度改嫁后，她便随着母亲移民来到德国，过着舒适富裕的生活，这一住就是十年。

十年的时间，让她的德语和英语从拙劣到突飞猛进的流利，现在的她也算是个地道的德国人了。

可是，当别人用欣羡的目光看她时，她心里却是一点也不快乐，因为她的一切生活，全都是经过母亲和继父克里斯一手的策划和安排。

这些安排包括她的生活起居、她的打扮、她就读的学校，甚至还包括帮她挑选她该来往的朋友人选。

十年的时间，她一直被操纵着，只除了每个星期日。

星期日是她好不容易才从母亲那边争取来的私

人时间，母女俩交换的条件是，她必须顺从母亲的安排进入一所私立新娘学校学习一切礼仪，每周六则是得陪母亲和继父出席各种晚宴。

每周有六天，她努力尽为人子女该尽的所有义务，一到周日她就自由了。

到了美术馆后，她带着一颗雀跃的心走进这充满艺术气息的殿堂，欣赏着一幅又一幅毕加索和安迪霍华等名画家的作品，当然，她也绝不会错过一些当代艺术家的画作。

这些画像是生命的泉源，一点一滴窜流进她的血液，让她感到无比快乐和振奋。

她想要不受拘束地作画，这是她毕生最大的心愿，可是……这个心愿恐怕是很难实现了。

杜乐霏甩开这突然跃上心头的坏情绪，再度专注于眼前的这些画作之中。

她花了一下午的时间耗在美术馆里，直到美术馆关门，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就在她步出美术馆的时候，一辆有着家族徽章的黑色加长型房车缓缓驶到她的面前，杜乐霏所有愉快的心情在看见母亲那张由车内探出来的美艳脸庞时，一扫而空。

母亲怎会在这里出现？

难道她一整天的行程都被她掌握着？

“小霏，快上车，我们得赶一场晚宴。”杜乐霏的母亲凌慧心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干练而精明的女人。

“妈，我不想去。”长发在风中飞扬，杜乐霏清妍的脸庞浮上虚弱的拒绝表情。

“把那些东西丢到后车厢去，你马上给我上车。”母亲冷冷瞟着她手中的画布和颜料，凌厉地催促道，压根儿没把她的拒绝听进耳中。

“妈——”杜乐霏并没有听话地移动脚步。

明明早就协议好，星期日是她的私人时间，她可以自己安排活动，不需受到任何人的干涉，更不想要被跟踪，为何现在却突然要她参加晚宴？

“你如果再不上车，我马上就取消我们之间的协议。”

母亲的威胁让杜乐霏不得不乖乖听从。

一向都是如此，对于母亲或继父的命令，杜乐霏都只有听话的分，完全没有拒绝的余地；她如果胆敢拒绝到底，她的下场肯定会很凄惨。

为了维护她每周一天的自由时间，她听从母亲

的指示，将手上的东西交给司机摆到后车厢去，然后坐上了豪华宽敞的后座。

车子很快地驶离美术馆。

杜乐霏不舍地往后望，只见美术馆像个小黑点般，迅速消失在她的视线之外……

母亲帮她系上一条粉钻项链和同款的花型钻石手环，接着她穿上一双三寸高的银色镶碎钻的高跟鞋，然后在母亲满意而骄傲的目光下，母女两人再度搭上加长型房车，前往宴会地点。

看着车窗外绚烂的夜间街景，杜乐霏美丽的脸庞浮上淡淡的忧愁。

又一次，她被逼着去参加无聊的宴会，去向众人炫耀她全身上下时髦而昂贵的行头，对于这种生活，她已经厌倦了，真的很想很想……逃开……



星期一一早。

杜乐霏拎着简单的行李，准备下楼用餐。

每逢星期一，她都得赶回学校去。她所就读的学校是汉堡市一家相当知名的新娘学校，学校里各

堂课的讲师，都是在上流社会很有名气的外语名师、美容师、造型师和国际礼仪训练师，另外还有拥有国际舞蹈家头衔的名师，以及名号响叮当的音乐家。

她所上的每一堂课，都对她的未来有着相当大的帮助——这是母亲说的。

母亲说，一个女人想要跻身上流社会，当个人人钦羡的企业家夫人，就该拥有最好的教养、最优雅的礼仪和最知性的头脑。

她被教育得温柔优雅、乖巧听话，可是这些她全不想要；她要的是自由自在，她要的是一个可以自在挥洒她艺术天分的空间，她想要大口大口地喘息……

正当杜乐霏穿着优雅洋装，缓步绕过旋转梯下楼时，母亲和继父的谈话让她暂时停下了脚步——

“艾德克·金爵先生很满意小霏，他希望我们能再进一步安排小霏和他孙子见面的机会。”继父说。

“这真是太好了。”母亲得意地笑了。

“如果凯斯·金爵先生对小霏有好感，且进一步提出求婚的话，那么我们和‘金爵集团’的合作

就敲定了。”

金爵家族世居德国汉堡市，从艾德克·金爵手中便开创了“金爵集团”事业王国，其财力之庞大，足以跃居全球商业财团前五十名。

“金爵”在历经两代之后，目前交到了凯斯·金爵的手中，其事业版图更因这位天生商业人才而更加扩展，近几年来，“金爵集团”已成为德国最具分量的商业财团。

如果往后可以和“金爵集团”展开密切合作，他的事业将会因此跃升国际舞台，而他的继女也将拥有终身富裕、无后顾之忧的生活。

“听你这么说，我恐怕得尽快安排才行……嗯，我看就这个星期三晚上好了，星期三下午我让小霏向学校请个假……”

继父和母亲的交谈，一字不漏地劈进杜乐霏耳中。

她的脑海里浮现昨天晚宴上一直陪在她身边的男伴——凯斯·金爵先生。

他是一位绅士没错，但个性却是冷峻而骄傲，他们两人几乎没说上几句话，只是彼此应付式地草草跳了一支舞，然后就暗自松一口气地分道扬镳，

各自占据宴会一方角落，无聊烦闷地等到宴会结束。

她完全没想到会和凯斯有进一步的交往，更何况她对他印象又不是很好，连交朋友的意愿都不高，怎可能接受和他有婚约关系？

杜乐霏无意识地拨了拨长发，她的脑子有一瞬间的空白和错愕，还有……难受。

她从来没有想过，母亲竟然离谱到连她的婚姻都要干涉，这简直是将她当成筹码般利用……一直对母亲尊敬有加的杜乐霏，顿时感到相当的痛心和难过。

昨晚那强烈的感觉又涌了上来——

她想逃、很想逃……

这次，她非逃不可了。



“小霏，你起床了，快到餐厅吃早餐，怎么愣在那里？”母亲和继父结束谈话，打算走上楼唤她时，正好发现她杵在楼梯上发呆。

“我这就去。”杜乐霏定了定神，她望着母亲

愉快却刺眼的得意笑容，镇静地走到一楼客厅和继父道早安。

她一如往常地在用过早餐之后，由司机护送到学校门口。

翩然下车，她转身朝着学校大门走去，但就在司机将车驶离后，她纤细的身子突然在大门前停了下来。

回头，杜乐霏看着宽阔的马路以及熟悉干净的街景，缓缓勾起樱唇，唇畔跃上一抹美丽的笑意。

她的笑容只在唇畔停留几秒钟便不见了，并且在笑容消失踪影的瞬间，她一手提行李一手扯起长裙，迈开她这十年从未有过的大步伐，很失优雅地快步往前奔跑。

她那一头飘逸的长发在早晨的空气中动人地飞扬着，裙摆也随着脚步而舞动起来——



“我说学长啊，你假公济私地把我姐带去日本度假我是没意见啦，可是你总不能一出国度假就不处理公事吧？”

“蓝翔企业”的头头撇下公司不管，带女人到日本逍遥去了，而他焉日狂却得很苦命地接下头头丢给他的一堆苦差事，忙到昏天暗地。

“我休假你敢有意见？”正陪着焉小媛在樱花树下散步的莫为善，停下脚步说话。

焉小媛对他的通话内容不感兴趣，也不想理会他伸出来制止她走开的手，快步往前跑去，因为前面有片樱花林，简直是美呆了。

“我哪敢有意见。”焉日狂将颇长的躯干倚着玻璃窗框，目光落在充满优雅浪漫风情，足以媲美水都威尼斯的大城市——汉堡市。

这座城市很漂亮，但他却没时间欣赏观光，因为他在匆匆前来洽谈一件案子之后，马上又得飞回去。

“没意见就收线，我现在没空和你瞎扯！”

“拜托——我姐真的那么有魅力吗？她怎么有办法让你摆着重要的跨国合作案不管，只顾着游山玩水？”焉日狂怪叫，他烦躁地在这个饭店房间里走来走去。

“小心你的用词，我相信只要你姐一句话，你这个经理的职位就会不保。”

焉日狂硬生生地倒抽一口气。

唉，真是风水轮流转。

以前他老姐焉小媛是靠他动用和学长莫为善的好哥儿们交情，才能够进入“蓝翔企业”混口饭吃，现在却变成他得和老姐拉拢良好的姐弟关系才能保住饭碗?!真是……

焉日狂一肚子怨言想爆发，不过却敢怒不敢言。

“德国那件案子谈得如何？”走在前方的焉小媛回头对他娇媚一笑，莫为善悸动地走上前，拉近与她的距离。

这句话其实只是为了应付焉日狂的不满而随口问问，现在的他根本无心谈论公事，他只想拥住小媛，吻她。

“原来学长知道我人在德国，看来你还算是有点良心。”他还以为莫为善不知道他近日忙碌到当起空中飞人咧。

“我的良心是不见了，所以现在请你当做我没问这事。”对于焉日狂的冷叱，莫为善的反应是——无、聊，“抱歉，我有事要忙，收线了。”说完，他很干脆地关掉手机。

“喂，学长——莫大总经理——”焉日狂挺拔的身躯僵在房间中央。

这是什么世界啊？

堂堂总经理竟然对这么重要的公事不闻不问？

他、他、他……该死的，他非得找间酒吧灌些啤酒去去恼气不可——

用力关掉手机，焉日狂甩门离开饭店。

在离开汉堡前，他要去买醉狂欢一回，好纾解近日来的工作压力，而这些酒账他一点也不会客气，绝对全算在公司账上！



黝黑而修长的手指揉着因宿醉而疼痛的额际，焉日狂一手拉着行李，迈开长腿，以一点也不矫健的步伐，缓缓地往机场柜台前进。

为了赶上一大早的班机，害得他睡眠不足，导致眼眶多出了两圈黑；为了不让他英俊的脸庞出现瑕疵，他只好戴上墨镜好遮丑。

他现在头痛得要命，意识只清醒三分之二，另外三分之一是浑浑噩噩。

就在他即将抵达柜台之前，有一抹纤细的身影突然从旁边撞过来。

唉唷！

他堂堂七尺男儿，竟然被一个小女子给撞得歪歪斜斜跌到一边去！

“喂——你走路没长眼睛吗？”竟然随便撞人。

女子对焉日狂不满的斥责声置之不理，将护照直接摊在柜台上。

“请问，这班班机还有没有空位？”娇细的嗓音着急地说着流利德语，杜乐霏希望能赶在学校通知母亲她未到校之前，搭机离开这里。

哪有这样的？

她撞了他，一句道歉都没有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很没礼貌地卡位！

焉日狂愠恼地用他修长的手指扒过头发，从地上爬了起来。

“喂，这位小姐，你到底懂不懂礼貌？”焉日狂拍拍她薄削的肩，用英文和她沟通，“事情总该有个先来后到吧？你撞了我，没有道歉就算了，竟然还抢了我的位子，排到我前头来，你——”

“先生，请别随便乱碰我的身体，否则我会大